

轉型正義在台灣

●徐永明／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

在台灣，轉型正義是目前新興的政治社會議題，但是從台灣轉型的時程與階段來看，許多人認為可能的時機已經晚了，甚至因為過去民主轉型時太強調轉型而忽略了政治正義的議題，使得許多相關的資料，甚至論述的建立，都不夠完備。在這樣的反省下，這篇文章希望能從台灣轉型的特性，以及目前的政治環境來討論更進一步深化轉型正義的可能。

當然，正義能更早實現，甚至在政治轉型時能同時達到正義的目標，是對台灣社會最好的；但是，目前遇到的實際狀況，卻是過去著重在政治轉型，甚至強調和平轉型的重要性，因此強調的是妥協，以及溫和的改革。甚至在政黨輪替過程中，這個權力輪替也是不完整的，民進黨贏得總統而反對黨（傳統的威權者）擁有國會多數，而這個分裂政府的狀態持續了將近七年，展望未來的選舉，甚至可能是會持續下去這樣分裂的狀態。所以，延遲的轉型正義以及不完整的政權輪替，是台灣現階段討論轉型正義所必須面對的環境。

因此，一個可實踐的轉型正義策略，必須認清這些政治條件，發展出具體的政治實踐策略，這也是本文想要強調的重點。認為論述的深化是重要的，但是如何規劃下一階段的實踐策略，可能是缺乏討論的。甚至因為對於政治環境限制的認知，對轉型正義也有失敗主義的傾向，甚至簡化為選舉的工具。這些都是本文想要討論，甚至要挑戰的對象。

本文的立場是，一個具體可行的轉型正義策略，是存在的。在現實的政治環境之下，轉型正義有其實踐的空間，從來不是太遲或太晚的問題。根據這樣的立場，我們發展出以下幾個轉型正義在台灣實踐觀點：

一、不是合法的問題，而是正不正義的問題

過去在強調轉型正義都會集中在受難者的平反與補償上，而忽略了加害者的追究，會產生這樣的偏差，那是因為太著重於法律上轉型正義的追求。因此，無論是二二八家屬補償或賠償的正義，還是白色恐怖時期，不當審判的追究問題，常常會遇到過去法制的正當性與合理性的討論。

因為，從法律的觀點來看，惡法亦法，過去的惡行，在惡法的條件下當然是合法的。而在這樣的，缺乏轉型正義的法學觀點之下，所謂轉型正義的討論，就會淪為補償的問題。以目前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，對於是否擔任過職業學生問題的回應，皆以合法或未違法作為主要的回應。因為，心知肚明，擔任職業學生舉發黑名單，是不義的，但是在過去的制度之下，並非「非法的」。

國民黨黨產的問題亦然，以目前的法律視之，許多可以被辯稱是合法的；以過去的黨國體制條件視之，常常以一句「歷史問題」掩蓋。相關的案例，如黨職年資換算公職，國家對於救國團，婦聯會的補助，甚至國家預算中對於特定族群（榮民）的長期補貼，從法律觀點來看，可能都是合法的。

所以，如何突破法律層次的討論，回歸正義的價值觀，可能是現階段轉型正義在台灣必須著重的。這樣才能破解所謂「合法」或是「未違法」的迷思，因為只要糾纏在合不合法的討論，就會陷入惡法亦法的邏輯中。這個證諸黨產，職業學生的討論，比比可見。

有正義的觀點，才能突破惡法亦法的困境，甚至進一步高舉司法的轉型正義。而也唯有司法體系願意進行轉型正義的討論，才能將所謂「不正義而合法」的反動論述突破，甚至達到轉型正義法治觀的確立。這比在既有法律體系下，想要透過司法的途徑來達到正義的效果，更能符合轉型正義的思維。也就是，司法的轉型正義必須先於政治社會的轉型正義議題。

如此觀之，目前關於司法轉型正義的討論，甚至關於法官政黨背景的揭糝，是一個好的起點，提醒我們：問題不是合不合法，而是法律合不合正義。

二、轉型正義沒有時間點的問題

目前關於台灣轉型正義的討論，有人持悲觀的態度，甚至有失敗主義的傾向。一方面認為，時機太晚了，應該早在民主化時期就必須實踐；甚至有人認為，因為李登輝做為國民黨接班人，失去了清算黨國體制的機會。另一方面，目前雖然轉型正義旗幟高張，但是已經淪為藍綠的政治議題，討論轉型正義的是有政黨立場的，很難成為全民共識。

換句話說，正義的問題是藍綠的問題，而不是台灣社會全體的問題。因此，只要藍綠競爭持續，目前的政治僵局無解，轉型正義在台灣也是遙遙無期。本文反對這樣悲觀的立場，及時的轉型正義當然是比較好的，但不意味著被延遲的轉型正義是不可欲的。我們認為，正義沒有時機的問題，只有實踐與否的檢證。

反而，因為目前政治競爭的激烈，才有可能將轉型正義的議題提升到政治議程上。甚至，可以將政治競爭上綱成為正義與不正義的對決，所謂藍綠的劃分，都將會是其次

的問題。邏輯上，應該是政黨在轉型正義的議題上採取的立場，而不是轉型正義有藍綠的顏色的問題。特定政黨如果持續抵制轉型正義的訴求，反而成為政治上的包袱，同樣地，這個抉擇也表現在個別人物身上，以蔣家後代的蔣偉柏為例，承認蔣介石在二二八殺人，正是一個政治上的解脫，贏得台灣社會的認同。

因此，被延遲的轉型正義，反而應該成為未來選舉的議題，甚至是最重要的議題。以此觀之，雖然時機是被延遲的，但是，不代表實踐的空間，就不存在；雖然選舉化的議題會有庸俗的傾向，但卻更能壓迫政黨與政治人物來表態。

三、從黨產到職業學生，轉型正義的議題無所不在

過去，因為民進黨多著重在不當黨產的議題，因此使得轉型正義的議題有傾斜的傾向，無論是司法的追究，還是公投討黨產，讓人有「轉型正義等於黨產議題」的錯誤印象，這也使得轉型正義在台灣社會的傳播力量受到限制。其實，轉型正義的議題無所不在，因為過去黨國體制也是無所不在，唯有從這個角度出發，才能更活化轉型正義在台灣社會的實踐。

例如，目前關於司法官黨籍背景的公開問題，牽涉的是過去黨國體制之下，台灣人民如何被迫入黨的問題，就算是自願入黨，也是在黨國價值之下的抉擇。透過這種加入國民黨的「心情故事」，以個人層次的經驗出發，更能達到深化轉型正義的效果。同樣地，什麼時候選擇離開國民黨，這個覺醒的過程，更值得與台灣社會分享。如此，轉型正義就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，或是討黨產而已。而是一個，深入民心，與民眾經驗相激盪的理想。

目前，關於職業學生的討論，也應該從這個角度出發。這不是過去領國民黨錢擔任職業學生，舉發黑名單，合不合法的問題，而是一個歷史正義的教育問題。如果單從合不合法來討論，在惡法亦法的條件下，如果馬英九擔任職業學生，舉發黑名單，沒有合不合法的問題，但這樣就會讓整個議題失焦，忽略了因為黑名單制度，所製造的壓迫者（職業學生）對被壓迫者（海外黑名單）的不正義問題。

所以，應該是訴求海外黑名單的鄉親，將過去的真相呈現，進一步舉發具體的職業學生，讓台灣社會重新體會這個歷史悲劇。不是要談合不合法，而是要爭正不正義，結論是可預期的：職業學生可能是合法的，但不正義的。

如是觀之，從人民的經驗出發，轉型正義不會過期，只會不斷地深化，時時提醒我們，過去的邪惡根深蒂固，這個清洗的工程不只是消滅黨產而已，必須達到洗滌人心的層次。◆